

60多年來，劉心武一直在文學的海洋中探索徜徉，這一次，他真正登上了一艘郵輪。2017年，劉心武買了一張地中海郵輪的船票，在登陸馬耳他以後，郵輪有兩天兩夜是駛向西班牙巴塞隆拿的海上巡遊。這期間，劉心武無意中積累了許多有趣的素材。於是作家開始思忖：能不能將這次經歷寫成一部小說呢？

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

◀劉心武向大公報講述《郵輪碎片》創作始末
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

郵輪載人心 碎片映時流

——專訪著名作家劉心武

今年8月，劉心武新作《郵輪碎片》出版，這部小說有3個關鍵詞：中國中產階級集中亮相，碎片化的拼圖式敘寫，以及私淑《紅樓夢》的文學技巧。劉心武近日在北京接受大公報獨家專訪。他表示，這是一部致敬改革開放的作品，也是一部致敬曹雪芹的作品，同時關照了當今時代和年輕人的發展，並且在「以文學解人心」的過程中，繼續實現對政治、社會與道德的超越。

這本書沒有章節，沒有主線，也沒有主角。故事的背景設在一艘郵輪之上。以旅行為媒介，8個家庭、19名遊客輪番出場，他們在彼此的故事裏，既是主演，也是觀眾。故事字數不多，但人物跨度極大，每個人物都有極具代表性的人生事件，匯聚在一起，成為一個完整的時代畫像。

447個「文本碎片」

劉心武說，這部作品寫的是改革開放以後，中國新生成的中產階級的生活。他們衣食無憂，長期處於和平穩定的生活環境當中，於是開始透過海外旅遊了解和接觸世界。在郵輪遊這種新式的旅遊形態中，這些中產人士展現了他們新的觀念、新的嘗試與新的趣味，而這些是在改革開放前的封閉時代完全想像不到的。而且，在以一艘郵輪為空間線索集中展開對中產階層的描摹和敘述，這樣的作品並不多，他自己也是第一次嘗試。

「《郵輪碎片》的結構方式也是我精心設計的。」劉心武表示，每次開筆之前，特別是寫長篇小說，自己都要想好一個敘述方略。也就是怎樣才能讓它成為一個純文學文本，而不只是簡單講述一個故事，宣洩一種情緒，或者表達一種思想。劉心武在長篇小說創作方面有豐富的敘事經驗。1984年的《鐘鼓樓》採用的是「橘瓣式」敘事方法，故事中的每一個人、每一個家庭都是



◀《郵輪碎片》插畫

一個橘瓣，但它們合起來便構成一個完整的「橘子」。2014年的《飄窗》採用的則是「摺扇式」敘事方法。這一次，劉心武將一部長篇小說打散成447個文本碎片。在一片片拼圖中，四代中國人的命運被濃縮在一起。時代的變化，人心的詭譎，就在長則千餘字、短則百餘字的碎片化閱讀中徐徐展現。

事實上，劉心武很早就有過碎片化寫作的嘗試。20幾年前，劉心武曾在上海《新民晚報》的《夜光杯》上開闢「一句話小說」專欄，後來又把這專欄開到台北《聯合報》副刊，還由此推出「一句話小說」徵文活動。劉心武說，所謂「一句話小說」，就是要力圖在一個句子裏，寫出場景，寫出人物，並且表達出一定的意蘊。

承襲「微笑戰鬥」

劉心武說，「當代年輕人的時間已經碎片化了，所以他們不得不選取一種最便捷的閱讀方式，於是快節奏、零散狀的手機閱讀成為流行。基於這種閱讀習慣的變化，我就想到採用一種拼圖式的結構方式。」不過劉心武強調，自己的碎片並非毫無關聯，亦非淺薄無味，而是可以隨意拼插，再行重組的。

「每當有新事物出現，我的態度都是認知它，理解它，接納它，我期望能夠與

它融合。所以，對於碎片化的閱讀現象，我也懷着一種非常親和的態度。」劉心武說，當人們最初注意到手機、平板這類介質導致閱讀習慣碎片化的時候，有人就擔心「文化墮落了」「趣味平面化了」「再沒有人讀經典了」等等。事實上，這種變化是時代發展特別是科技進步使然，它也只不過是在眾多閱讀方式中多了一種新方式而已。

劉心武是嚴肅的純文學作家，在央視《百家講壇》解密《紅樓夢》則讓更多的公眾認識了這位見解獨到的學人。用劉心武自己的話說，《紅樓夢》就是一座寶庫，是他可以不斷汲取養分的文學寶藏。而自己研究《紅樓夢》，一個目的也是為了寫好自己的小說。《紅樓夢》中鮮有大喊大叫、大打出手之類「熱戰」，更多的則是內心角力的「暗戰」，劉心武稱之為「微笑戰鬥」。《郵輪碎片》也承襲了這一特色。

在劉心武看來，文學應該實現對政治、經濟與道德的超越。「文學與政治、經濟、道德是有分工的。政治關心權力的得失，經濟關心財富的增長，道德關心風俗的淳化。作家當然也要關心這些，但終歸文學要探究的是人性。它要把人心挖掘出來給讀者看，像一面鏡子，再引人深思。在任何時代，文學作品都要自覺地追求這個層面的東西。」

「旅遊無疑是一件愉快的事情，大家萍水相逢，彼此都面帶微笑，客客氣氣的，共度一段美好時光。但實際上，每個人都帶着自己上船以前的生命前史和內心隱秘，因此，郵輪上就展開了這種內心隱秘帶來的摩擦與衝撞。」劉心武說，《郵輪碎片》不會直白地告訴讀者什麼好或不好，不會讓作品停留在這個層面。會想傳遞給讀者：在人生的一生當中，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有因果。而人的內心當中有太多私密的東西，這些隱秘一旦爆發，就會出現很多故事。

在《郵輪碎片》的封皮上有一句話「你的秘密與誰有關？」劉心武說，這部作品對政治、經濟與道德的超越就體現在這句話上。它表明了這是一部揭示人心隱秘的作品。

聽古典讀冷書

劉心武今年78歲，他的日常生活依然豐富。他鍾愛古典音樂，並且仍然使用黑膠唱片。最喜歡拉赫瑪尼諾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，還有柴可夫斯基的第4、5、6交響曲。「肖斯塔科維奇也很好，只是他後來的創作有點走向印象派，有些現代主義了，我喜歡他的弦樂四重奏。」

讀書也是劉心武每日的固定欄目。「我提倡要讀冷書，不要什麼熱就讀什麼。我自己就經常讀一些並不流行的書。」劉心武推薦西班牙作家阿索林，還有愛爾蘭劇作家辛格，「辛格有一個獨幕劇，叫做《騎馬下海人》，我是百讀不厭，每隔一段時間，我就要讀一次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每一次都有莫名的感動。」

對於香港作家，劉心武亦稱許有加。「有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作家，名叫盧瑋鑾，筆名小思。她曾經主持過一次活動，令我非常感動。」劉心武回憶道，那個活動名叫「香港文學遊」。從魯迅在香港演講的教堂，到日據時期押解戴望舒的監獄，從香港島山背後的蔡元培墓，到蕭紅暫居過的女子中學……——走近，虔誠瞻望，無比激動。「能把這樣一條線索挖掘出來，足以說明她的文學品位是很高的。」

「我非常欣賞小思這樣的香港作家。她堅持默默耕耘，開掘香港文學遊。我對她的印象非常好。」劉心武說，有一次，小思送給自己一本散文集。書名兩個字一下子就感動了自己——《不遷》。「當然人們有遷徙的自由，但小思那種對出生之地的摯愛，是十分寶貴的情懷。」

「我對香港的老朋友都非常想念。」採訪終了，劉心武認真地說。

部分圖片：受訪者提供

作家簡介



▲1977年，寫《班主任》時的劉心武

掃描QR Code
上大公網瀏覽
更多讀書資訊◀2019年5月，
劉心武在麗江雪
山書院解析《紅
樓夢》中的建築

《大公報》上的 「冰糖葫蘆」

◀1986年，
劉心武在
香港尖沙咀

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劉心武與香港，特別是《大公報》淵源頗深。1988年，是《大公報》在香港復刊40周年。費孝通、錢偉長、吳冷西等各界名流均被邀請到場，劉心武亦在受邀之列。「那次活動之後，我便開始在《大公報》副刊開設專欄，寫了一系列有關北京市民生活的文章，前前後後有約百篇，總題名是『冰糖葫蘆』。」

提到香港文學界，劉心武興致勃勃地講了一段往事。2006年，香港書展的主辦方在展期間隙舉行了一場宴請。劉心武找到自己的名籤坐定後，才發現坐在自己對面的正是大作家金庸。「金庸先生對我非常友好，我剛一坐下，他就開口道——劉心武，你的秦可卿研究，我很贊同。」劉心武回憶說，當時現場很嘈雜，我也沒有聽得太清，一時有點愣住了。「看到我好像沒什麼反應，金庸先生立即放大聲音，又說了一遍。」這件事讓劉心武始終銘記心間，「金庸先生那麼認真地表態，這是前輩對我很大的鼓勵。」

更有趣的經歷還在後頭。「書展宴會那天，我沒事時就站在大廳裏走動，突然一個身形矮胖的人從背後把我抱住了，並大聲說——你就是劉心武啊！你的秦可卿研究真好！我讀《紅樓夢》那麼多年，怎麼就沒想到呢？你說的太對了！」劉心武轉臉一瞧，自己並不認識來人，幸好身邊有朋友指引，「這就是倪匡先生！」

▶劉心武著《郵輪碎片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▲2006年，劉心武在香港與作家小思合影



▲《劉心武揭秘〈紅樓夢〉》是劉心武在央視所作的紅學系列講座及其出版的同名書籍